

<<告别天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告别天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1333821

10位ISBN编号：7531333821

出版时间：2005-1

出版时间：春风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笛安

页数：20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告别天堂>>

内容概要

我刚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完成的第一部长篇。
对于我来说，这本书的确意味着我和我自己的少年时代告别，可是我却并不觉得它是一本“青春小说”，或者说，并不全是。
因为对于这个故事，“青春”只是背景，“爱情”只是框架，“成长”只是情节，而我真正想要讲述和探讨的是“奉献”。
你们好，我是笛安。

<<告别天堂>>

作者简介

笛安，女，19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，现就读于巴黎第四大学社会学系。

<<告别天堂>>

书籍目录

Chapter 01 回到最初的地方Chapter 02 爱情万岁Chapter 03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Chapter 04 公元前我们太小Chapter 05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Chapter 06 火柴天堂Chapter 07 记住我们以为不能承受的孤独Chapter 08 罗密欧就是梁山伯 祝英台就是朱丽叶Chapter 09 霸王别姬尾声 夏夜的微笑

<<告别天堂>>

章节摘录

Chapter01 回到最初的地方 {天杨} 我叫宋天杨，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个五月的傍晚。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，一屋子的甜香。

奶奶听着我元气十足的哭声，愉快地想：女孩子属羊，怕是不大好吧。

生产过程是顺利的。

那疼痛足够让我妈妈这个苍白而敏感的女人记住生育的艰辛，又没留下恐惧的印象。

夕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很安详地进来，我想那个场景没准就和《乱世佳人》里媚兰生产的镜头差不多。

妇产科主任——我的奶奶，在夕阳下眯着眼睛看我像条红色小昆虫一样蠕动，直到她听见那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护士的惊呼，还有手术器械慌乱地掉在盘里的声音。

血从我妈妈那个苍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体里喷涌而出，像日出一样生机勃勃。

这场景于是由《乱世佳人》变成了《急诊室的故事》。

于是，我妈妈死了。

后来父亲就离开家，参加了援非医疗队。

经年累月地游荡在那块遥远又苦难的大陆上。

什么病都看，甚至给女人接生，还给一个中非还是西非的很著名的游击队首领取出了肚子上的弹片。

这些都是爷爷跟我说的。

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住，爷爷每年会从新华书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图，告诉我爸爸现在在哪个国家。

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：马里、索马里（我总是把它们俩搞混）、刚果、布基纳法索、坦桑尼亚……当然还有刚果河、东非大裂谷、撒哈拉沙漠。

奶奶有时候会在爷爷抱着我看地图的时候叹一口气，“他这是怨我呢，怨我把儿媳妇的命给弄丢了”。

还好奶奶不是一个像祥林嫂一样没完没了的女人，奶奶永远端庄而安静，白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每到换季的时候都买回来一块新衣料。

我就是在儿童医院里长大的。

我家的楼离住院部只有一墙之隔。

我喜欢看人家晒中药，药草铺在石板地上，散发着一种香味。

我也喜欢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，很清澈很凛冽。

于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门口，面朝着晒中药的空地，这样我就可以闻到喜欢的两种味了。

直到爷爷从里面走出来，带我回家。

我们家的人都是医生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——妈妈死的时候是医学院的研究生，一个单调的家庭。

所以我小时候最讨厌人家问我：“天杨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？”

也当医生吧。

”我恶狠狠地说我才不。

我倒是没说错，我没当医生，我当了护士。

而且就在这间儿童医院，成了爷爷的同事。

现实令人沮丧，不过我们都该知足。

没错，知足。

这是我每天走在那条熟悉到烂熟的路上去上班时告诉自己的话。

下三层楼梯，推开单元门，右转，再走四百米就到了。

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这条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设法地拖延时间，以便在进家前吃完手里的雪糕——那是被奶奶禁止的“脏东西”。

初二时我在这条路上的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里第一次接吻，现在我睡眠惺忪地走在这条路上，往事扑面而来。

实在不是我滥情，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里，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经过它。

<<告别天堂>>

要不是因为我在另一个地方念过大学，恐怕这条路就会像我的一条胳膊或腿一样理所当然，这绝不是有什么有趣的事——因为我很容易就会失去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力，甚至忘记了还有其他的生活。

我大学是在上海念的。

那时我像所有十八岁的、虚荣且天真的女孩一样爱上了那里的繁华。

是医学院，护理系。

实习时第一次穿上护士服就引来一片惊呼，那是互联网开始蓬勃的时候，因此我拥有了一个网名：“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”。

要毕业了，天使也得蓬头垢面地准备绝无胜算的考研，一脸谄笑地准备注定碰壁的求职，目光凄楚地准备理所当然的失恋。

我很幸运地把这三种滋味一一品尝。

身心疲惫的时候，奶奶打来电话说：“回家吧。”

于是我知道，除了家，没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愿地接纳我——不管我自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。

要知足。

我告诉自己。

白衣天使不是谁都能做的。

在这个糟糕的城市里——空气永远污浊，天空永远沉闷，冬季永远荒凉，春季永远漫天黄沙，一个生病的人在这样一个地方遇上你，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，笑容灿烂（我是说如果我心情好的话），你极有可能成为他或她记忆中的奇迹——如果他或她心里还残存一点梦想。

所以，我对自己说，你过得不错。

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，想想因为自己和爱人都下岗了才来我们家做钟点工的刘阿姨，尤其是，想想你每天面对的那些孩子们。

终于说到我的工作。

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们。

一些浪漫或自以为浪漫的人会说：“见证那么多的生离死别——这工作有些类似神父牧师什么的——不过好像不适合神经纤细的人吧。”

我告诉你，这揣测善意得有点伪善。

我也曾经这样揣测过，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，自认为比《珍珠港》的女主角还要正点。

“从现在起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你就是命运送给那些受尽苦难的孩子们的，唯一的善意。”

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矫情。

当你一天已经工作了十五小时，你听见危重病房里爆发出一阵呼天抢地的号啕，凭你神经再纤细也会重重地皱一下眉，心里想：“靠。”

——因为这意味着你的下班时间又有可能推迟。

没错，又一个还没绽放就凋落的小家伙。

可是你累了，你的身体和大脑都在卑微地要求一个热水澡和一场睡眠。

我们，这群被称为“白衣天使”的人们，对生命的敏感和尊重——因为见得太多所以麻木——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码五个百分点。

病房里的空气二十年来都是一样的味道和质感。

刚才在二楼的时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长。

很多年前他是爷爷奶奶的大学同学。

他惊喜地说：“哎呀你已经长成大姑娘了，你就在这儿上班？”

好好好。

“我怀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谁——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”

果然他说：“你妈的身体现在还好吧？”

告诉她要锻炼。

“你大小姐还真有爱心，”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取笑我，“跟那么个老糊涂聊得津津有味，够闲的。”

<<告别天堂>>

我可快累死了。

你知道吗？

昨天晚上那个皮皮发病危通知了，折腾了一夜。

我骨头架子都散了。

” “病危？

”我说，“昨天我看着还好好的。

怎么样了？

” “没死。

”她把化妆盒放进坤包里，“救过来了，人都醒了，不过我看他妈是快疯了。

”她拍拍我的肩膀，“宝贝儿我走了，回头小郑来了你让她把堡狮龙的优惠卡还我。

”她走了以后的这间休息室还真是安静。

我从柜子里拿出我的白衣。

它曾经是雪白的，现在已经变成了象牙白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穿了三年。

我照例把该给的药送到每一床。

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样冲我脆弱地一笑，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，才七八岁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种境界。

我走到皮皮跟前，他在输液，闭着眼睛。

他妈妈，那个说是三十岁看上去足有五十的农村女人拘谨地跟我打招呼。

“皮皮，”她说，“叫阿姨呀。

” “别，”我打断了她，“让孩子睡吧。

” “他不睡，”她有些紧张地笑笑，“刚才他还说他不瞌睡呢。

”这时候皮皮睁开了眼睛，他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。

“阿姨好。

”他说。

“皮皮，”我俯下身子，“今天天气特别好，阿姨帮你拉开窗帘吧。

”——我跟孩子们说话的语气一向被杨佩批判为“矫揉造作”。

他轻轻地笑了笑，“不用。

太阳晃眼呢。

”然后又闭上了眼睛。

我走出去，现在我要到楼梯对面的另一间病房。

皮皮他们那间是给十岁以下的孩子的，我现在要去的这间住着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。

我比较喜欢来这一间，因为这儿住了两个活宝：龙威和袁亮亮，都是十三岁，一对相逢恨晚的难兄难弟。

常常交流黄色笑话，也常常互相嘲讽对方做骨髓穿刺的时候表现得像个娘们儿。

“美女你好。

”他们每天都这样跟我打招呼。

“美女，”龙威指指袁亮亮，“他刚才居然说你长得像舒淇，我十分气愤，怎么能拿你跟拍三级片的相提并论呢。

打他！

” “小点声。

”我笑着，“省得陈大夫听见了又骂你们。

” “已经骂过了。

”龙威说，“你来之之前就骂了。

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大清早的。

” “准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谐。

”袁亮亮坏笑。

<<告别天堂>>

陈大夫就在这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病房门口，非常戏剧性。

“小宋，”他说，“叶主任叫你。”

“我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：“我真不明白这两个孩子，哪儿像得癌症的？”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。”

我在心里说，日子再艰难，人也找得到快乐。

这跟勇敢和乐观什么的不搭界，这是本能。

我倒是真希望他们俩能在这住久一点，这样工作就没那么辛苦——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，一样的步骤，一样的程序，一样地从早忙到晚，说不定再过两年，连说话用的词都懒得换了。

日子倒是好打发，很快，已是晚上十点。

这个星期是杨佩的夜班，不过她大小姐迟到是家常便饭。

我先去看了看皮皮，他睡得很好，不止他，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经睡着了，他们睡着的脸庞没有白天那么早熟。

我再转到隔壁的加护病房，去给那个叫方圆的小姑娘量体温。

她是个敏感的孩子。

当然，这里的孩子都很敏感，但她更甚。

漆黑的眼睛，懂事地看着你，才八岁就有了种妩媚的表情。

陈医生断定她最多还剩三个月，我信。

她眼睛闭着，睫毛却一扇一扇的，她妈妈，那个清秀瘦弱的小学老师站起来。

“您坐下。”

“我说，“不累吧？”

“不累。”

“她笑笑。”

“要是累您就在这张床上躺会儿。”

“我指指另外那张暂时没病人的空床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她又笑笑。”

我离开带上门的时候她摊开膝盖上的童话书，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问她的女儿：“还听吗？”

“现在我终于要去龙威和袁亮亮他们那儿了，这令人轻松愉快。”

果然，偌大一个病房，一些陪床的父母都在打盹了，就剩他俩还醒着。

龙威居然把他的语文练习册摆在膝头，一本正经地用功。

“从良了？”

“我压低了声音逗他。”

他没理我，倒是袁亮亮一如既往地接茬儿，“这叫故作‘与病魔斗争’状。”

“《滕王阁序》，”龙威自言自语，“谁写的？”

“王勃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“哪个‘勃’？”

“他问。”

“勃起的勃。”

“袁亮亮说。”

“睡吧。”

“我说，“别太累了。”

“就是，”袁亮亮接口，“人都快死了还管什么《滕王阁序》。”

“操，你他妈的给老子闭嘴。”

“龙威瞪起眼睛。”

“小点声，”我说，“赶紧睡。”

等会儿杨佩来了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。

<<告别天堂>>

” “ 真是的， ” 龙威嬉皮笑脸， “ 要是每天都是你值夜班该多好。

” “ 每天， ” 我把他的书放到床头柜上， “ 那还不得折腾死了。

” “ 说， ” 袁亮亮换了一个严肃的表情， “ 谁 ‘ 折腾 ’ 你了？

是不是陈大夫？

我早就看出来他对你图谋不轨。

” “ 你—— ” 我本来想说 “ 你去死吧 ” ——那是我的口头禅，不过咽了回去。

<<告别天堂>>

编辑推荐

我记得那段时间我总是在怀疑自己刚刚写完的那一章是不是很蠢，怀疑自己的思想是否浅薄，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驾驭一群比我聪明得多的人物，怀疑自己的遣词造句是否苍白无力，甚至怀疑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是太过任性……但有一件事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的，那就是：我的诚意。

在这份诚意里我真正和每一个人物面对面，我一点一滴地和那五个孤独的孩子相处：温暖而倔犟的天杨，绚烂而脆弱的方可寒，有点坏其实不太坏的肖强，傻得可爱的周雷，还有明明比谁都敏感却羞于承认的江东。

在很多情节的关键处他们总是不肯听从我最初的安排，在一番挣扎之后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——于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《告别天堂》或者不是一本好小说，但《告别天堂》里的人物们都是有血有肉的。

因为，你知道，我爱他们。

笛安

<<告别天堂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